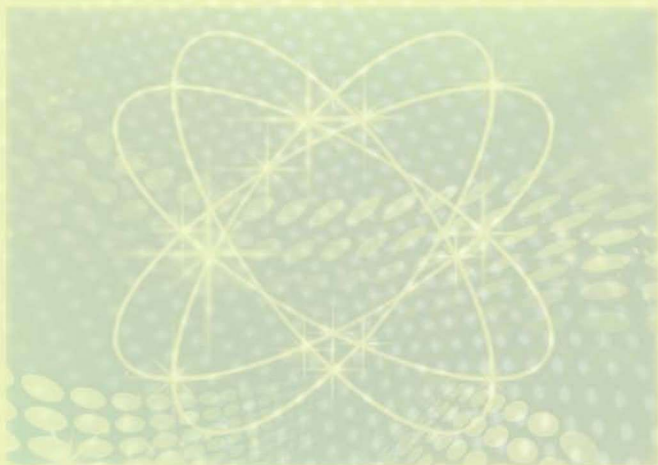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 6

溪流淙淙

李 宏 主编



辽 海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溪流淙淙/李宏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 1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6）

ISBN 978-7-5451-1093-7

I. ①溪… II. ①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3382 号

责任编辑：段扬华柳海松

责任校对：顾季

封面设计：唐文广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110003

电话：024—23284469

E-mail: 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发行者：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140mm×210mm

印张：126

字数：1980 千字

出版时间：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34.40 元（全 28 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 言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从喧嚣中缓缓走来，如一位许久不见的好友，收拾了一路趣闻，满载着一眼美景，静静地与你分享。靠近它，你会忘记白日里琐碎的工作，沉溺于片刻的宁谧。靠近它，你也会忘却烦恼，还心灵一片晴朗。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些立意深远、具有丰富哲学思考的散文，不仅可以开阔视野，重新认识历史、社会、人生和自然，获得思想上的盎然新意，而且还可以学习中外散文名家高超而成熟的创作技巧。编者从浩如烟海的散文卷帙中遴选出上千篇中外最美的作品辑录成书。这些作品有的字字珠玑，给人以语言之美；有的博大深沉，给人以思想之美；有的感人肺腑，给人以情感之美；有的立意隽永，给人以意境之美。通过阅读本书，引导读者准确、透彻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引导读者从不同角度去品味原文的主旨、情境、意蕴，在给读者以视觉上的愉悦享受的同时，也为读者带来广阔的想像空间。我们诚挚地期望通过本书，能够引领读者领略散文的真貌，同时启迪心智，陶冶性情，进而提高个人的审美意识、文学素养、写作水平、鉴赏能力和人生品位。

目 录

轮回的想象	1
忧愁的鱼儿在快乐中游	4
那年那月	10
欣赏(外二篇)(节选)	14
角色	16
岁月书签	19
弟弟的选择	21
生命随想录	24
生命的珍惜	28
油条	31
城南狱事	37
游思三章（节选）	43
《短札四则》（节选）	47
十年换颊	49
我是为爱这个人而来到这个世界	53
我生命中的那些时刻	66
心版上的小飞蛾	71
爱又如何	74
给点阳光，让我生命灿烂	87
天都想黑了	100
信仰	112
人生与乘车	116

最感人的故事.....	120
有一种爱我们不能去爱	126

轮回的想象

文 / 邵燕祥

佛教里有关轮回之说，我以为是极富想象力的。它既包含了因果报应的道德判断和奖惩抑扬，又在佛家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背景上，引导人们翘望时间以至空间的彼岸，满足了延长个体生命的世俗愿望。

一则“三生石上旧精魂”的轶话，打动了多少人的心。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海誓山盟但愿来生结为佳偶。已成佳偶的，抱着世代代长为夫妇的痴想甜蜜地死去。有平生未报之恩的，“来生变犬马结草衔环”也是真诚的。谁忍心像打破迷信那样，把可怜的人一点渺茫的期望也彻底打破呢？

轮回之说真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连阿 Q 也对来生寄以厚望：“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

阿 Q 不知道，六道轮回分别是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按照赵太爷们的标准，阿 Q 不沦为畜生也得下地狱。而阿 Q，自命好汉，应是众人里的佼佼者，至少要重到阳间走一遭。至今他也是有争议的人物。

编织这一轮回幻想的觉悟者，也确是煞费苦心。要有说服力，要能自圆其说。除了得成正果升上天界的和作恶多端堕入地狱的以外，“两头小，中间大”，绝大多数流转一圈，“重新做人”了。若是每个人都记得前生、前生的前生、前生的前生的前生的事，一是本人太累，二是一代代拖泥带水，不知要生出多少恩怨纠缠，更加打不完的官司扯不开的架，所谓天下从此多事了，也是菩萨不愿见的局面，三则历史学家丢了饭碗，不但伪造历史的会迎面碰上数不清的历史见证

人，无所施其技，就是真正正派的历史学家，怕也招架不住那么多目击者的七嘴八舌了。

幸亏早有人预做准备，西方是希腊神话里的厉司河，中土是笔记小说里的孟婆茶，亡魂在必经之路上，要么饮了那忘川，要么饮了这茶水，于是宠辱皆忘，前尘往事，顿成泡影云烟，一切只待从“尿不湿”开始了。

失去了过往的记忆，就算你确是一辈辈不漏地轮回而来，还有什么意义或意趣吗？

重要的是你的亡魂要控制住自己，别教那迷魂的饮料夺去你的记忆，那么你在今生品味前生时，才别有一番滋味，该补偿的补偿，该超越的超越，如果今生不尽如意，又不妨从前生或更古久的身世中寻到一分慰藉；而你相信你能在今生修来生，好像多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似的，你竟可以傲视李商隐的“他生未卜此生休”了。

不过，想要体验轮回的乐趣，无论是完全泯灭了一切记忆的赤子童贞，抑或藕断丝连地残存着前生的记忆，都得先跨入死亡之门，恐怕对大多数人还是不愉快的畏途。

有一天我正在胡思乱想，忽然无师自通：我如今不大也不小，六十三岁了。记得小时候把人生看得漫长，把时间看得缓慢，以为老境很远，曾想活个四十岁就不亏本了。倘真只活四十岁，该是在 1973 年死在干校；假设轮回不像返京那么麻烦，不受阻挠地重新托生，可不又是一个“春暖花开二十三”的小伙子了？然则回想 1973 年前，便是前生，岂非“晴川历历汉阳树”么？

艾青在长诗《向太阳》的结尾，满怀激情地写道：“我甚至想在光明的际会中死去……”我们曾把 1949 年作为光明与黑暗的分界，

如果我死在 1949，同时又托生转世，我就是诞生在光明中人，黑暗的记忆只属于前生。

如果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会被称作“在蜜罐里长大”的一代而长大。我会留恋生命，不肯说活四十岁就够了吧？谁知道呢！如果知道自己能保存记忆，犹如保存着生命，那么四十年换一条生命，换一个姓名，换一种活法，倒也是有趣的试验。那就在共和国四十周年又一轮回，在新的生命周期，我作为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正准备上小学；当小学老师要给我们讲述我们出生前的历史的时候，我噌地举起手说：我知道，我记得，那是我前生经历的！——多棒！谁记住历史，谁就有了前生。感谢我佛，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多么宽阔的想象的天地，让我们可以作想象的游戏。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前生一直追溯到太古洪荒，从周口店到半坡村，然后出入汉唐，驰骋明清，不亦快哉！

然而来生会怎么样？单凭过去的记忆能够作这想象的游戏吗？

1996 年 1 月 9 日

忧愁的鱼儿在快乐中游

文 / 李华伟

窗外的雨不停地下着，缠绵而悱恻。两个多月了，武汉的雨就这样暧昧地下着。我不知道雨有没有累的时候？我希望它也该让老天爷放它一次长假，歇歇歇息。

老公离家一个多月了，我心里真的非常想念他，何况他去的又是非典的高疫区：广东，这让我对他的思念里融进了更多的牵绊。但是，我不能说。

他独自在外闯荡，为我们全家的幸福堆积钱财，为我们一家三口分居两地堆积着重逢的渴望，为我们遥远的幸福呀！我不能让我的儿女情长锁住他的奋斗，他的疲惫的奋斗。我让我的孤独压抑下来，不让它们累积成思念的火山。

学校打电话过来，我的儿子病了！

心急火燎地赶到学校，儿子已被单独隔离在一间小房里，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两眼无光。生活老师和班主任守在他身旁，给我讲述他的病状：咳嗽，发热，38.9 摄氏度，全身无力。我的脑袋一阵阵发晕，天啊！在这种时期！这种症状！

班主任陪我到教室取他的书包。儿子的同学们望着我都叫起来：非典！非典呀！我无可奈何地挤出一丝笑容，对着满堂天真的孩子们。年轻的班主任体谅地对我说：“大概是感冒了。这种天气。赶紧到医院看看吧。”我茫然无顾地拉着儿子的手，对班主任点点头，老师仍旧嘱咐了一句：“明天就别来上学了，好好在家休息一天。”我懂，什么时候了？草木皆兵了，我不能让别的家长别的孩子有思想负担，我懂！

回到家，我又给儿子量了一遍体温，反反复复对着 SARS 的症状仔细研究，越来越心乱如麻：38.7 摄氏度的体温，咳嗽，头疼，全身无力！我望着窗外连绵不断越下越大的雨，手足无措起来：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要不要去医院？医院现在都设有发热专科门诊，病人全都带着口罩，医生护士更是全副武装的戒备，那种架势，我看着都觉得恐怖，我怎么知道就诊的人里面会不会藏龙卧虎地掩着一两个非典病人？我要不要和我的儿子一起去冒这个险？

电话铃响起，是我要好的一个朋友余儿打过来，伴着窗外越来越急的雨声，我对她讲述了孩子的事。她的孩子，体质也弱，总是生病、发烧，她用她积累的经验劝我，暂时烧得不太厉害，就别往医院送去了，喝泰诺退烧液，吃阿莫西林消炎片，用酒精擦拭孩子的脚心手心脚腕手腕，以便散热，盖一床稍厚的棉被，捂一些汗出来。临了，她问我，药品都全吗？我回答她都有。她再问我，我来陪陪你吧？我心里一阵感动，她知道我老公不在家，即便这句话是她客气的敷衍，我也由衷地感激，但我仍旧拒绝了。她又一次叮嘱我，4 个小时量一次体温，你把闹钟调好，家里就你一个人，没有换手的，赶紧睡去吧，今晚够你折腾的。

挂了电话，我开始忙活。喂孩子吃药，给孩子擦拭酒精散热，换一床被子给他盖上。好不容易停一会儿，这时候卫生间里的灯突然地灭了。我觉得天要从房顶上塌下来了。我从没有换过电灯泡，偏偏在我最需要光明的时候，黑暗却铺天盖地地毫无商量地来了。从柜里拿出灯泡，我支起板凳，方板凳上叠着小板凳，我一步一步小心地爬上去，就着黑暗里的感觉我拧下了那只老朽的灯泡，摸索着换上新的，期待光明再一次笼罩我。但是，我发现怎么也拧不上去，我只好狐疑地艰难地从杂技凳上下来，在光亮处，才发现我拿的是只螺口的，而

要换的却是一只插口的。我的绝望一点一点地升上来，我只好再在柜里翻腾，谢天谢地，真的有一只插口的。当从我的手上千难万难地拧出一丝光亮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伟大也只不过是做一件平凡小事的证明了。

我进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已经凉下来了，周身却出满了汗，孩子手垫着脸蛋，思考状地睡熟了。我摸了摸被子，已经湿漉漉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完全没了主心骨。

我打电话给余儿，她家的电话却占线，不知和谁在闲聊。我又打母亲家的电话，没有人接。我的母亲，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找不着她的影踪，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成为母亲的？她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扮得齐齐整整去打她那副一辈子也不会厌倦的麻将！重伤都不下火线！连自己女儿小产坐月子都不曾来看过一天，我又能指望她什么？

我再打电话给远在北方的大姑子，她接过电话，声音里透着着急，她叮嘱我去医院给孩子看病，问我孩子一切的症状，话筒旁有我婆婆的声音，在问她是谁家的孩子病了，我听见大姑子在冲着我婆婆说是她同事的孩子病了，然后她小声告诉我，说怕我婆婆着急，我一个劲地点头说我懂我懂。挂了电话，照我大姑子的意思给儿子换了一床薄点的小被，拿干毛巾抹干了他的全身，儿子被折腾地睁开了双眼，嘴里吮吸地，像婴儿时期那样惹人怜爱，我轻拍着他，口里喃喃地对他说：“是妈妈，别怕！是妈妈！”换下的被子里面已经拧得出水来。

房间里有一只讨厌的苍蝇在嗡嗡乱叫，我拿起苍蝇拍打它，它左翻腾右扑棱，一次又一次绕过我的武器，偏使劲趴在窗户上，我扬手一用力，终于小心翼翼地打着它了。我懒了一下，用苍蝇拍托着它的尸首准备把它直接从窗子扔出去，我推了一下铝合金窗，推不动，又

推了一下，还是推不动，大概这几天连着下雨的潮湿让窗子也锈住了。我又用了更大的力气，窗子开了，是整个儿囫圇地卸下来地开了，幸亏有防盗网拦着，否则整扇窗户就要砸下楼去，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了，苍蝇的尸体出去了，珠子大的雨点跟着也扑面进来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孤立无助过，但是我不能指望任何人，这个家只有我才是顶天立地的人。我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去，费劲地拿住半扇窗户，一遍又一遍地试着对准缝合处，终于把窗子安了上去。

我从来不知道如此娇气的我，今天成了医生、电工和装修工，我从来不知道我的能力有如此巨大，外面下着雨，雨连着天和地，家里只有我和儿子，我们相依为命！

十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是孩子的班主任。我感激她的问候，我知道在这个非常时期，老师的关怀也不免多了起来，但是我仍旧由衷地感激。

我简单洗漱了一下，准备眯一下休息一会儿，电话铃声又响起，千山万水的大姑子不放心地打来，我对她说，孩子烧退了。她松了一口气，告诉我，现在可别让婆婆知道，要不然，老人家担心得不知怎么好。我答应着她，七十多岁的老人，隔着山隔着水，怎放心得下她一手扯大的孙儿？

看看表，四个小时已快到了，我知道这一觉是耽误了。我又看看孩子，身上排了汗，额头终于凉嗖嗖起来，枕头却也浸湿了，我把他小心地挪移到另一侧床边，换掉湿湿的枕头，看着他毫无忧愁的脸，在他的旁边，和衣躺下。

电话铃声把我再次吵醒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早上六点了。我知道这么早会是谁打来的，除了孩子的姑妈，还能有谁？接过话筒，果然是她，知道孩子一宿没折腾，她平静了许多。我好抱歉，让千里之外

的大姑子和我一起操心我的儿子，她一定也惦记着她的侄子，一晚上都替没有男主人在家的我们母子俩担忧。

儿子瞪着大眼睛，醒在床上。我问他，乏不乏力？他摇摇头，只说有点晕。我摸摸他的脸蛋，告诉他妈妈给他做早餐吃。他拉住我的胳膊，睁大眼睛问，我会不会得了非典？我拍拍他的头，告诉他，不会的！他幽幽地说，他们都说我得了非典！我不会得的，非典要死人的，妈，我不会死的吧？我搂住他，怎么可能？就是真得了非典也会治好的，何况你不是！儿子不知哪来的力气，腾腾腾地穿好衣服，跟我说，非典是全身无力的。妈，你看我，我力气好大的，我还能跑呢！趿拉着拖鞋就在屋里冲刺般地跑起来。我把他拉过来，笑个不停，眼泪都出来了，像花一样坠在地上，一颗颗地碎开。

这一天接了许多电话，此起彼伏的，似乎是我记忆中接的电话最多的一天，有余儿打来的，有孩子的姑妈打来的，有孩子同学的好几个家长打来的，有我的许多朋友打来的，充满了问候和关心。非典时期的一个小发烧，让人间如此关怀起来，不管是出于私人的怕传染的考虑，还是体谅我们的真诚的关心，我都由衷地感激。我的奶奶，世上最疼我的那一个人，也得着了消息打来问候，在她眼里，我是她今生今世最大的牵挂，是她手上不肯放下的风筝。一直下不了决心和老公离开这片养我的土地，最大的原因，大概是我心底里放不下对这个老人的念盼。如果我真的走了，老人捏着那段没了重量的风筝线，如何寂寞地打发那剩下的来日不多的时光呢？

午饭，我给儿子做了鱼吃，挑了鱼肚里的鱼籽塞在他碗里。儿子对鱼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我们不吃这些鱼籽，它们会变成鱼吗？”儿子问。“会的。”“那你干吗把鱼杀了？它们全都没有妈妈了。”“它们的妈妈就是活着，生下它们来，也不会管的。成千上万

的鱼籽，能有一两条长大成鱼，就很不错了。”“可是，再怎么样，也终究是它们的妈妈呀！”“那倒是。”我夹菜给他，催他快点吃。“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它们也一样快乐吗？”儿子仍旧在问。“当然啦。”我笑着对他说。

吃完饭，他又问我：“为什么没有把我生病的事告诉爸爸？”儿子想他的爸爸啦，他不说，我也知道。

“何必让最亲的人担心呢，你说是不是？”

“那倒是，”儿子小鬼大地点点头，“我将来有什么事，也不告诉你，免得让你担心，你还是个女人哩！”

我吃惊地感动地叹口气，病一场，就长大了么？电视里，在播放新闻：深圳出现局部甲型流感，症状类似非典型肺炎。我的心又扯挂起来。我深深地无助地想念起我的老公，他在遥远的地方积累我们幸福的源泉，我们在孤独地等待幸福的彼岸。

电话打过来，正是他：“你和孩子都好么？”

“好啊，挺好！”我的声音如平日一样没有波澜，我不让他知道我昨晚的惊心动魄。

孩子从我手上抢过话筒：“我们都挺好的，你也要注意身体，早点休息啊。”稚气的声音学着我平常说的话。

我突然发现，老公从来也没讲过他在外边的苦，是不是如我们一样报喜不报忧地让我们以为他在快乐地生活？

客厅里的鱼缸里，一群鱼儿不知疲倦地游过来游过去着。

那年那月

文 / 李宏

十四岁那年，第一次开始观察父母。

母亲是会计，或许是与所从事的职业有关，母亲精明干练，颇有气质。母亲的朋友很多，家里的电话绝大多数是母亲的。看着母亲谈笑风生，我只远远地看着，朦胧地想着自己长大后是否也会成为母亲这样的女子，心头总升起一种莫名的渴望。

父亲是一家不景气的工厂的厂长，虽是厂长，父亲的个性却明显落了伍，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人来我家询问事情，父亲就那么直直地站在门口，像门神一样，竟也不懂得客套地让人进来坐着谈，为此，我和母亲装作不经意地提醒过父亲，可下次，父亲又忘了。大概因了父亲的此等性情，父亲的朋友很少，少得到现在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数不出名字。

这样的两个人，很奇怪会成为共度一生的伴侣。

清晨，母亲做好早点，父亲迟迟起来，吃过早餐收拾好残局。各自上班。

中午，如果其中有人因公务不能回家吃饭，电话铃会准时响起。

傍晚，解决了温饱问题，父亲安静地看电视，母亲则继续处理账目或是外出。

他们彼此独立，我看不到母亲似小女人般的满足，也看不到父亲似大树般踏实的眼神。

他们彼此相爱？

十七岁那年四月，我得知父亲癌症晚期。

父亲发现病情的时候，已是无力回天之时。医生宣布了这个尚未停止呼吸的生命死亡，连手术都是多余。母亲默默把父亲扶回家中，向单位请了长假，在家中照顾父亲。

清晨，母亲做好早点，父亲细细吃上几口。母亲和父亲共同收拾残局，清晨的阳光斜斜地涂抹在母亲和父亲脸上，笼罩成一片温柔的淡金色。

中午，桌上是琳琅满目的小菜，都是父亲喜欢吃的。父亲专注地吃着，看母亲的眼神中有淡淡的依恋；母亲安静地吃着，偶尔看父亲的眼神充满平静的温情。

傍晚，落日西斜，母亲挽着父亲的手臂走在夕阳余晖中，顺着江边的小道一直往前，走过大桥，穿过不再喧闹的车站，再踏上彩虹桥，走到桥的中央停住，迎着凉爽的夏日微风，看人们享受生命的喜悦，听稍显喧闹却生机勃勃的人声……母亲和父亲神色安然，我曾试图找寻他们眉宇中的忧伤，却未能如愿。

夜，寂然。偶尔夜半醒来，透着清澈的月光，母亲和父亲的侧影朦胧，声音细细地随风漂散开去，听不清他们的话语，只模糊感到一丝飘浮的温情。

但父亲并不因为关切而康复，只迅速地衰弱下去，像渐渐被抽离了精神。到后来，散步不得不停止了。父亲活动的圈子就是只有几十平方的家。

放学回家，通常迎上来的是母亲淡淡的微笑，安抚着我慌乱的心；偶尔母亲忙碌的时候，开门的也会是父亲，父亲的面容消瘦蜡黄，父亲努力地挤出笑容，却让我心头隐隐作痛。夜晚失眠的时候，会听到父亲轻微的呻吟声，会听到母亲关切的询问声，会听到床咯吱作响声，会听到拖鞋与地板的摩擦声……

父亲最终从家中转移到了医院，母亲说这样更有利于护理。我心里明白，父亲和母亲只是怕影响了我的学习。母亲从此奔波于家和医院，努力安抚我，努力照顾病重的父亲。

五月初，父亲斩钉截铁地多次拒绝了我让他回家的要求，住在医院。一度如山的父亲枯瘦如柴，干练的母亲浑然失却了往日的神采，细细分辨，眉间淡淡的聚集了些许不胜重负的忧愁。心头一怔，很努力地想给父母一丝安慰，表情却僵硬在脸上。父母默契地对视，冲我微笑，那一瞬间，突然觉得父母的笑容是世界上最灿烂的阳光，穿越心头的阴云透入心间。

五月末，父亲的癌细胞飞速扩散，他依旧坚持一个人去洗手间。母亲总是半扶着父亲，从病房门口到洗手间，而后守候在门外。等父亲出来，再慢慢走回去。昏黄的灯光下，他们的身影被拖成一段长长的阴影。

六月初，医院。父亲失去了大半的生气，疼痛的时候眉头纠结在一起，额上有密密的汗珠，脸如被雨水打湿的枯叶。母亲总是盛上一盆清水，放置于父亲床头，用白得耀眼的毛巾细细地拭去父亲脸上的汗痕，似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件昂贵的艺术品。

六月末，父亲早已经不能再单独完成曾那样轻松的事情了，日常生活的细节，全靠母亲打理。吃饭，母亲熬成粥，慢慢地喂；翻身，母亲吃力地半抱着父亲，费力地一百八十度翻转。洗手间，也搬到了病房，用一根细细的管子帮助完成……即使父亲眼中有太多的抗拒与坚持，却依旧不能改变什么。

中途，也有亲友帮助照顾父亲，母亲却似乎离不开父亲，除了回家洗澡、偶尔吃饭，其余时间都守在父亲身旁。七月一日，父亲为他